

桂
芳

刊头书法 殷佩红

■ 金龙献宝(国画)
黄雨金



舞蹈是一门艺术,优美的舞姿,给人以审美的熏陶,让人如痴如醉。偌大的舞蹈房里只有我一人,看着镜子中优美的舞姿,我知道,这不过是个开场。

因为要上文化课,我停了将近半年的舞蹈课,马上就要考级,可我什么都没有练习,只好趁着暑假期间集训。

在跳舞前必须有一定的柔韧性而后来锻炼柔韧性的“刑罚”还有很多。柔韧训练是舞蹈的基本功,老师总是能想尽办法通过柔韧训练来折磨我们。每次上舞蹈课,老师一喊:“练功。”大家都像见到了恶魔般的逃开。但是,该来的总归要来。我只能强忍着痛苦。一天一天的练基本功。我几乎从头开始练,练功也成了我最痛苦的事。但我知道每天的练功只是为舞蹈考级的开场。

最残忍的是同学们互相练功,简直就犹如朋友之间的“背叛”。当你朋友的脚踩到你的腿上时,那个狠

档案春秋

从“丝绸之路”的历史回响到“一带一路”的上海实践(下)

□ 毕信仁

淡出历史舞台

发源于乌泥泾的“棉花革命”,温暖世界 700 多年,奠定了上海地区繁荣昌盛的产业基础,也慢慢成为当时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。

据《上海纺织工业一百五十年(1861-2010 年大事记)》:清中叶,上海地区年产棉布 4500 万至 5000 万匹,大量销往东北、山东等地,紫花布等经广州口岸输出西方各国。高峰年间,每年向国内外市场输出棉布 3500 万至 4000 万匹,年贸易额白银 700 万至 800 万两。

紫花布为代表的棉纺织业促进了国计民生。黄道婆总结的手工棉纺织技艺,从乌泥泾传至松江全府,进而传遍整个江南。元、明、清三代约 600 年,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棉纺织业独步全国,成为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,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,有“买不尽松江布,收不尽魏塘纱”的民谚,也赢得了“松郡棉布,衣被天下”的赞誉。

经黄道婆的革新和推广,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水平迅速提高,到了明代,松江已成为

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。《上海纺织工业一百五十年(1861-2010 年大事记)》的数据表明,万历年间,上海县 30 万城乡人口中有 20 万人从事手工棉纺织生产,整个上海地区年产棉布 3000 万至 3500 万匹,品种以原棉品种、质地分,有紫花布、白棉布、黄纱布。

以紫花布为代表的中国棉织产品,也在欧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据英国 1883 年出版的《中国博览》记载,在英国人人以穿着紫花布为荣,似乎没有这种中国棉布裁制的服装,就不配称为绅士,难以登大雅之堂。紫花布成为欧洲许多贵族、绅士追逐的时尚。这种紫花布裤子,如今也作为历史文物被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。

直到 19 世纪初叶,英国的纺织工艺仍较为落后,美国的纺织工业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。反观中国,棉花纺织业已

有数百年的蓬勃发展历程,以紫花布为代表的棉纺织品在质地、花色等各个方面都超过了欧洲生产的布匹,而且价格低廉。因此,紫花布被大量出口到海外,并成为欧美贵族追逐的时尚物品,就不足为奇了。

不过,这种局面很快迎来了巨大改变。虽然广州怡和洋行在向他们往来的商家发送的行情报告中,还说到“中国土产的‘紫花布’,无论在质地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”,但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,用新发明的纺织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品,在性价比和质量方面不断进步,最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,手工终于败给了机器,“紫花布”也就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如今,随着各方人士的深入研究及挖掘,曾一度湮没在时光中的“紫花布”,拂去历史尘埃后又再次浮现世人眼前。百多年前,它作为“中国名片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行销海外,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时尚华章,也为上海城市记忆镌刻下了生动而鲜活的历史印记。(完)

一卷诗书伴墨香

□ 谢春芳

喧嚣世界外的一方净土,笔触下舞动的是岁月的温柔,每一个字,都是时光的低吟,把昨日的故事,细细咀嚼。

繁星下,独享这份宁静,诗行里,寻觅心灵的慰藉,墨香似有千年的故事,在现代的灯火阑珊中低声诉说。

城市的喧哗与这静谧相隔,如同两个平行的世界,在诗的海洋里,我漂流,找寻着心中那片未知的岸。

这不过是个开场

□ 上海市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初二(6)班 金子涵

度,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疼痛,还有心灵的伤痛。一股剧烈的疼痛油然而生,刺激着我的神经,从腿上的痛很快传到全身,一阵又一阵。这个场景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,我感觉时间好似静止了,从窗外投射进教室微弱的阳光,好像渐渐淡了下去。明明只有几分钟,我却感觉过了整整一天,果然,痛苦都是漫长的。舞伴们互相折磨,也彼此安慰鼓励,我知道破茧成蝶前总是要经历突破自我的痛苦,黑暗中忍受破茧的煎熬,这是成蝶前的开场。

练完基本功就开始练习舞蹈,本以为练习舞蹈没有那么难了。可惜,并非如此。为十二级舞蹈考级准备,需要练习高难度的舞曲,想要顺利地排出一支优美的舞蹈,还需要每天的训

练。且练舞蹈时,会涉及到许多的基本功,记动作也成了我的一大难题。有时即使是非常努力地练,但就是记不住动作,没法把动作深刻印在脑子里。导致经常会被老师责怪,我只能比常人更加倍地努力,尽量做到自己的最好,我明白我无怨无悔的付出只是一个开场。

当我经过艰苦的训练。每个基本功的动作都能做到完美,内心会油然升起满足骄傲。当我凭借一支舞蹈在才艺展示时获得认可时内心充满喜悦,当心情烦闷时,跳支自己热爱的舞蹈也能缓解压力,放松心情。当我在跳舞时,我就会全身心地投入,忘记烦恼,忘记一切琐碎的烦事,全世界好像都随着韵律而动,我知道,这不过是我美好人生的一个开场。

老家的春天,浸润在菜花香里。菜花和蝴蝶,几乎就是春天的剪影。“流水小桥江路景,疏篱矮屋野人家。田园空阔无桃李,一段春光属菜花。”不管谁读了元代黄庚这首《田家》诗,眼前出现的肯定是乡野处处是菜花的景象。

除了黄庚的《田家》,古代诗词中赞美菜花的佳作数不胜数。其中脍炙人口的有杨万里的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等等。我从小就喜欢菜花,用母亲的话说,我是在菜花中玩耍长大的。

小时候,我住在乡下,我总爱带着小花狗和小伙伴们一起在田野里寻宝贝。田里栽了油菜,长的高大粗壮,当春天来临,它们就相继开花了。贪玩的我们总会乘大人不注意,偷偷溜到菜花地里逮青蛙、捕蝴蝶,弄得满身和脸沾满了金黄的菜花粉,犹如一个个化完妆后的丑小孩。

菜花铺天盖地,是乡下最美的春光。菜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夹杂着花香,飘散在田野和庄子的上空,那段时间,空气里都是菜花的清香味道。此时的菜花、田野和庄子几乎成了绝配。尤其是

我们孩子与菜花的相关故事更让人难忘。年少时,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到紧靠柴滩旁的那片菜花田里捉迷藏。常常一个小伙伴用红领巾蒙住眼睛数数,其他伙伴往那一望无

际的花海里一钻,等那数完数的小伙伴解开蒙住眼睛的红领巾,早已不见伙伴的踪影了。他在油菜花田里东一垄西一垄地找我们就是找不到,最后只能站在田垄上叫名字。玩累了我们会坐在田垄上,伸手掰断一根油菜茎,撕掉外表菜皮,咬一口鲜嫩的菜茎肉,在嘴里嚼,有一种滑溜溜、油乎乎、甜甜的感觉,一点菜腥味都没有,很好吃。

油菜花开的时节,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日子。我们刚学完杨万里的《宿新市徐公店》的诗。书包里放只玻璃瓶,傍晚放学后,我们几个同村的孩子连蹦带跳走到油菜田垄上追黄蝶,大有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场景。

又是一年菜花黄,漫步行走在故乡的路边河岸,乡野村庄随处可见盛开的金灿灿的菜花,虽然故乡的菜花不像外地旅游景点的菜花开得那样烂漫迷人,但在我的心中,故乡的菜花永远是最美的。

一段春光属菜花

□ 陆金美